

宜昌縣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宜昌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宜昌县文史资料》（第三辑）

编审情况与编纂成员名单

本辑经过县政协领导张儒学、高秉焱、杨树葆、陈精求、屈家宽和许代发、田永林以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集体审定

编 审： 易行炜

副 编 审： 简兴安

特邀编审： 武 康
 陈乃义

封面设计： 安秉诚

封面题字： 马正浩

目 录

先君陈裕时生平事略·····	陈济博 (1)
先君陈裕时生平拾零·····	陈济博 (9)
先君陈裕时学佛的晚年·····	陈济博 (18)
冯汉骥·····	李道南 (25)
先父冯汉骥·····	冯士美 (27)
全敬存·····	熊楚洪 陈乃义 (36)
何元干·····	熊楚洪 (45)
沈达轩沈明道父子·····	杨官贵 黎祥清 (50)
水利专家黎秩五·····	黎祥清 (54)
覃树声·····	赵子和 (57)
一生从教的回忆·····	张一之 (62)
解放前的宜昌县中·····	黎祥清 (70)
大公中学在小溪塔·····	朱贡西 (81)
建国前宜昌县留学生名录·····	熊楚洪 (86)
民国时期宜昌县的教育事业概述·····	朱国楚 (100)
宜昌县历代人口发展概况·····	王万明 (107)
宜昌一带地质构造与地震·····	周超凡 (117)
建国前宜昌县的水运事业·····	刘登柱 (123)
白云山下“神兵大道会”·····	谈崇高 (131)
荆门与荆门诗·····	阳运森 (139)

先君陈裕时生平事略

陈济博

（编者按：作者，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九十高龄参事，陈裕时的长子。他少年随父生活，后留学日本、比利时等国，返国后，曾任交通大学教授，现仍从事藏文研究。解放以来，他按其记忆所及与其父挚、亲友对陈裕时事迹的回忆，撰写了《先君陈裕时生平事略》、《先君陈裕时生平拾零》及《先君陈裕时学佛的晚年》三份资料，并几经与有关人士对证和经过十年浩劫后的重新整理，保留了众多难得的材料。因此，本文史办专人前往四川访问，征得本人同意，带回三份资料，发表于此，以饷读者。）

族侄陈达雪涛，民国元二年（1912—1913）在南京第八师机关枪连当连长，并参加过癸丑之役（即第二革命）的战斗，汤芑铭督湘时，他在汤处当过商矿科长，以后汤化龙又资送他留日，以此他与两汤也有关系。解放后因病辞去汉口上海商业银行经理职务，常住北京，曾写过“癸丑讨袁回忆录”登载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卷。

雪涛对先君生平（前半生）最为了解，对辛亥前后和第八师内情较为熟悉，见我拟记先君生平，因就他所知（尤其是见袁世凯与袁谈话一节是先君住在天津王芝祥都督家与王闲谈时雪涛在旁听得的）一并写出，揉和一篇，用我的名义作为先君生平及辛亥革命前后政治、军事活动一篇初稿。我根据他稿，加了若干删改和增补，写成《先君陈裕时生平事略》，是否合乎于文史资料的要求，则非所计。

先君陈裕时（1877—1940）号元伯，学佛后改号圆白，湖北宜昌三斗坪人，出生船业家庭。性豪放，自幼喜谈天下改革大事，塾师辈赞为“不羁之才。”不屑事举子业，在乡塾阶段即经常鼓吹革命，串引亲朋子侄辈出外留学，开峡江风气之先。甲午战败，震愤朝野，影响所及，乃至峡江小村镇。因此他冠年投笔从戎，入汉阳兵工厂工防营当兵。管带姜恩治爱其才，选送湖北备武学堂肄业，旋经张之洞（1837—1909）挑选，与吴禄贞等往日本留学振武士官等学校。偶于学课时间，被校长发现他不听教官讲授，而手不释之卷，不是孙子兵法、阳明学说，即是排满之革命宣传刊物，而且收集所谓不利于日本的材料。校方惊怒，报由驻日公使，开除学籍。于是，先君改学法政。在此期间，一面结识孙（中山）黄（兴）二先生矢志革命运动，一面联系同志，准备革命实践。已而，约同蔡锷、李根源、戴勘、赵恒惕、唐继尧等同志去广西，分途鼓吹活动，同时，被任为龙州讲武堂监督，兼龙州新军邕龙标统带。辛亥武昌起义，力说桂抚王芝祥、总兵陆荣廷，响应起义，宣告独立，组织北伐第三军，担任三军参谋长兼邕龙标首长，分途援鄂援宁。

在南北和议期间，孙先生被举为临时大总统，组织革命政府，黄克强先生任陆军总长。当时各省北伐军云集南京，军情复杂，供应不易，赣皖两军接应在南京浦口发生变乱抢掠情事。孙黄二公当局认为兵悍将骄，控制维艰，非有劲旅数万。不足以资镇慑，乃首先以纪律比较严格的广西北伐第三军（包括邕龙标——编者）和邕龙标为营底，整编为南京陆军第八师，拟以先君及赵恒惕等为师旅长。

先君力持不可，并向孙黄申说：“我们革命才走了第一步，各省军队多是临时纠合，士气虽好，但缺乏训练和军风纪，以之当久经训练装备齐全的北洋正规袁军，肯定难操胜算，而袁世凯野心勃勃，定难履行就职宣言。如一旦帝制自为，我辈将束手无策。亟应藉他左右臂的庇护，整编几支强有力的劲旅，多多吸引革命同志参加训练，方足以资制袁之肘。现下袁之左右最有力的膀臂为段祺瑞、冯国璋二人，我们在日本、在广西共同奔走革命的同志陈之骥乃冯国璋之大女婿，如将八师师长地位畀陈，即打入了冯的内线，肯定将来对袁能起分化作用，于革命前途大有裨益。”孙黄听后，大为心折赞许，议遂决定陈之骥为第八师师长，先君和赵恒惕分任第十五旅长第十六旅旅长，袁华选为参谋长，先君同时兼任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其统帅人选如此决定，同志们亦大为忻庆。而第八师实权，仍公推先君掌握。

由于彼此系按同志式地公开协议，陈之骥也欣然慨诺。此第八师在袁世凯任大总统后之所以能归中央直辖，餉械齐全，短短十个月间即训练成为堪与日军匹敌之劲旅也。

事后，先君近友如胡瑞霖、黄中煜、邓正夫、马刚侯

等人，曾面贻先君曰：“顺理成章的师长，就应当仁不让，为什么要屈居人下当旅长，为谁辛苦为谁忙？”先君戏答之曰：“我当两个旅长不比一个师长还强吗？”“须知，有名的英雄要人做，无名英雄也是要人做的呀！”说罢，哈哈一笑，大家才相顾无言。

在南北议和期间，袁心怀疑虑，曾暗派人南下刺探民军虚实，并特派段祺瑞专赴宁沪遍访当时从事革命的军政人物。段北归，向袁作汇报时，袁问孙、黄到底如何，段答以不过尔尔。又问宋教仁陈其美（袁政府任宋为农、林总长，陈为工商总长）怎样。段谓宋能空谈一套理论，陈则只知热衷权位。袁似暗喜曰：“然则南中轰轰烈烈地革命却如此无人乎？”段默然少顷曰：“有陈裕时其人，在孙、黄幕中似颇有所规划（指南京第八师——编者），也有相当威望”……袁颔之。

不久，袁氏在京就职民国总统之后，袁采取通过私人示意要陈继孙、黄之后赴京会谈。及至京，袁特召见于密室，态度和蔼可亲，谈笑达三小时之久。言甘语蜜，推崇备至。还恐先君怀疑，进而表白说：“南方有人疑我帝制自为，你意如何？”先君说：“我到未想念及此。”袁复移座抚先君肩曰：“老弟，你想，我在满清可说已位极人臣了吧！在民国元年登上大总统宝座，比皇帝还要尊荣，我又何必还要尝尝受人唾骂、遗臭万年的皇帝滋味呢？”先君曰：“我也同总统一样想法。”按：此时先君内心有些将信将疑，似已入彀中的感觉。

先君将南旋，晋总统府告辞时说：“请指示南归如何办事？”袁哈哈一笑，起立送别，抚其肩低声曰：“老弟，

你回去带着南方一班弟兄们好好地玩罢！”先君当时敏感他话中有话，不禁冷汗内流，如大梦警觉，当晚即化装乘津浦车南下，途中果觉有人尾伺其后。幸有日友萱野、竹田君等多方掩护，幸免危险，逃赴日本别府，化名堀及泉。曾自忖曰：“我没做到无名英雄，险些先做了无名鬼卒了。”

自此时后，袁见利刃阴谋未能得逞，乃改用利诱毒计，按月送致银元三万元，名为代表旅费，实则任其开支。此当时日本《读卖新闻》曾颠倒黑白地登载说（袁）“代表陈某来日”新闻之由来也。他在日本别府数月，除利用此款十万元资八师外，更利用此款邀约南京八师黄恺元等三教同志来日密商，认为我们革命应作长远不断计划。如无相当实力，日日空喊革命，于革命前途何益。因拟在南京驻扎一师，师长陈之骥。一师驻石家庄，王孝缙为师长，俾便与山西阎锡山同志密取联系。一师由黄恺元统帅，驻武昌，便与湘赵恒惕同志密接。设总部（地下的）于汉口，自己不负任何名义，居中策应。表面推袁，实所以监袁也。如袁不能大公无私，有家天下的企图，则三面发起讨袁，取宁、汉、晋犄角之势，各省肯定响应号召，大局不难举投而定；如袁果能实践誓言，效忠民国，则让他励精图治十年（指连任总统一次）定可措国家于磐石之安。如是，则有名的华盛顿亦将起于东亚，我（陈自称）则愿为无名小卒，供奔走于南北新旧之间，作个明治维新的胜安芳于愿足矣。黄恺元辞以无力在武昌成立一师，先君说他去武昌成立一师后，交黄统帅，黄方承诺。

上述长远革命计划正拟反国后研讨实施，但国内袁世

凱方面煎逼国民党日急，刺杀宋教仁于上海，撤消粵、赣、皖三督兵权，而革命党内二次革命（即癸丑讨袁）呼声益激。急进派如陈其美（沪督）、胡汉民（粤督）、李烈均（赣督）、柏文蔚（皖督）及冷遁、章梓、何海鸣等主张急起讨袁。而黄克强与先君及八师同仁则认为羽毛不丰，徒事牺牲，于革命前途无益。在此和、战争论的当口，急进派人们乃对似能左右形势的先君陈裕时扣以投袁降袁的大帽子，宣称不即讨袁，即是通袁。为此，先君召集第八师同事们，说：“袁世凯紧逼而来，急进派也紧逼而来，在此情况下，我们只好散伙好了”。王孝缜愤怒说：“我们上山当土匪去！”先君说：“老百姓与我们无仇。”王孝缜说：“那你要散伙呀？”于是，大家痛哭一场。

事后，南京第八师将领被逼于形势，为与上下游（指江西、上海同意讨袁——编者）一致，明知难于致胜，也只得同意讨袁，决定为革命轰轰烈烈干一场。于是，派袁华选、黄恺元二人赴沪邀黄兴来宁主持独立北伐大计。即组织北伐军梯队，由刘建藩统率北上，于1913年7月16日迎头痛击南下袁军王占元、张树元、张勋等部于利国驿。正拟整军渡河长驱临城，而上游湖口李烈钧军失利，同时上海亦告失败，南京八师不仅形成孤军，且三面受敌，只好取消独立，让黄兴出走，返师回宁，维持南京治安、人心。南京形势稍定，急进派人们于讨袁失败之后，不仅不引咎自责，反群起责备陈裕时“通袁”。先君虽气愤填膺，然众口烁金，乃不答辩，与黄恺元赴英国留学，另求救国之方，而恨袁倒袁之心意反益坚定。临行前与至友陈宦约曰：“我们誓与袁世凯不共戴天！”而南京第八师亦因急进

派对之进行分化，形成内讧而瓦解。

先君与黄恺元抵伦敦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国内邮电一时断绝。德国齐柏林飞艇常来轰炸伦敦，乃避居海滨。其后邮电复通后，远闻国内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迹象日见明显，乃偕同黄恺元绕道挪威、瑞典、俄国，经西伯利亚铁路返国。至此，方知自己真为老奸巨滑的袁世凯所欺骗了。不久，所谓筹安会大典筹备处等等组织相继出现，攀龙附凤的牛鬼蛇神争先恐后地劝进，袁世凯果然大胆背叛民国，登上皇帝宝座了。先君愤恨之余约同黄恺元策划倒袁，分奔川湘。留黄驻长沙，催汤芑铭独立反袁。汤之长兄汤化龙也从上海来信告汤说：“你须注意，我们辛亥起义的人，为湖北人的人格，无论如何不能助袁称帝……”但汤芑铭仍以南下袁军数万已取包围长沙形势（倪嗣冲等部），犹豫不能决。先君去川结果，已经川陈宦快诺，决定履行赴英分别时的誓约。深恐湘汤不能及时响应，乃又急奔上海晤汤化龙于黄梅生宅。汤反问先君曰：

“你为什么丢着老四（指汤芑铭）在长沙不管？”先君告以经过后，说他似还有些顾虑。汤大乃亲笔函催其速与陈兄等决定大计，勿再游移。先君再入湘才决定了最后宣告独立的通电，距袁世凯气愤而气之时间不过旬日也。先君又恐川陈反汗，于是赶回宜昌，派其内侄王宗孟将电信稿夹缝帽内，星夜赶赴成都报陈宦。此信系由王面交川陈参谋长刘杏村转达的。川湘独立倒袁通电发表后不及旬日，袁世凯即气愤而死。人心大快，而舆论界有谓袁世凯之死是中“二陈汤”之毒云云。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声称恢复共和，继任总统。先君

与至友黄恺元则联袂返乡,不愿出仕,后黄恺元出家为僧,在杭州一小庵内修闭关法,因病圆寂。先君陈裕时亦在家学佛,参访汉、蒙、藏佛学大师,颇为虔诚,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病死于重庆。

先君陈裕时生平拾零

陈济博

文化大革命前阅读《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各辑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其中有些涉及先君陈裕时元伯先生。当时，曾就我少年和以后所见所闻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和倒袁世凯等政治活动乃至以后学佛经过，尚能忆及者，写了几则，分寄先君挚友韩大载先生、何遂姑父和族侄陈雪涛，请提供意见，备作文史资料的参考。他们提供了新的资料，但也有些分歧须互相商榷的地方。正酝酿四人合写求得一致，而文化大革命起，因而停顿。在文革中，原稿有些散失，上述诸人也陆续去世。在此情况下，我重写有关资料，颇费周折，其分歧处，不敢擅作去取，故择要注出，以备异日有了资料，再行决定。

一、先君与无名英雄胜海舟

先君的政治和学佛活动，较少告诉我，即说，亦甚简略。犹忆1924年10月间我将去英国时，临别，他告诉我说：“美国是个没文化拜金主义的国家，你去了染上拜金习气，不好，所以不叫你去。英国数百年来，国势强盛，其治国之道可以学。至于我个人平生无恩怨，但在政治上吃过大亏。”“大亏”是什么，他没说，我也不便问。

另外，民国元二年（1912——1913年），我随先君住在南京李相府第八师军官宿舍。他那时是第八师十五旅旅长兼第九混成旅旅长，告诉我说：“诸葛亮忠诚谋国，是好的，要知道，华盛顿功成不居，也是好的。世间上有名英雄要人做，无名英雄也要人做，我来做个无名英雄好了。”又把一本汉译《胜海舟传》叫我看。

胜海舟是日本“明治维新”功臣之一。所谓明治维新，据新村出编《辞苑》第二版所说，是：“从庆应三年将军德川庆喜的大政奉还，经过同年十二月明治天皇的王政复古宣言及四年江户幕府的倒坏，以至明治新政府成立的一系列趣向形成统一国家的政治改革过程。形式上，政权从德川氏转移到朝廷，实质上，是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近代日本的基础。”

胜海舟（1823——1899）名安芳，海舟其号，其初师事荷兰人学海军，后作幕府臣，完成江户和平交移的任务，周旋于朝廷幕府之间，拯救了江户免遭兵火灾难，后为明治重臣。当时日本德川幕府腐败无能，民怨沸腾，内乱堪虞，外则西洋各国窥伺，外患严重。胜海舟当时，正如日本原驻苏大使新关钦哉所写的《胜海舟的国际感觉》所说：“与西乡隆盛促膝谈判，达到江户和平交移，拯救了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那时，如果谈判破裂，而引起大规模的內战，日本命运将至如何耶？庆应四年（明治元年）海舟上新政府呼吁书中曾指出：‘远者印度之破，近者支那之地，同属相食，西洋诸国则乘其虚。今也，皇国殆将陷于同辙’。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国家陷于衰败的最恶事态，也未可知。当时诸外国中最热心支持德川幕府的

是法国。法国军事顾问团提出迎击官军的计划，并表示为此不惜援助。……海舟断然反对此计划，拒绝法国援助。并将人数众多的法国军事教官全部辞退。也有这样的事件，英国为了对抗法国一直支持萨摩藩……。当幕末难局之际，看透无限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不失机宜打出应变策略……。我认为善于‘看透’这一点，相信只有胜海舟是日本所产生的最大‘外交家’。”

现在想来，先君之所以要我看《胜海舟传》是否暗示他和他的侪辈，鉴于中国当时内外情势，应用胜海舟在明治维新的内外情势处理问题的策略而进行政治活动？

二、先君北上见袁世凯前后

1934年夏秋之交，我在场听到先君在南京中央饭店客厅和方声涛、杨树庄、王孝缜三人话旧。他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派段祺瑞南下，遍访京沪南方军政名流。段返京向袁汇报时，袁问：‘孙文如何’？段答：‘不行’。问：‘黄兴？’答：‘不行。’问：‘宋教仁等如何’，段均答以不行。袁诧异，说：‘如此则南方无人乎？’段说：‘有陈裕时其人，在幕后主持一切’。以后，我到北京见袁世凯。返南京时向袁辞行，说：‘请总统指示，回南京后如何办事？’袁哈哈一笑，用手抚摸我背说：‘老弟！你带着南方一般兄弟好好玩吧’！我顿时浑身冷汗直流，即乘津浦铁路火车南下。袁派刺客伺击，到南京我即乘轮赴沪，刺客尾随我后，给日本友人挡住，才免于难。以后我到北京，见段几次。前两年我还到天津去看他，已有点昏聩矣。”（众笑）少顷，他又叹口气说：“我们把赵二哥（赵恒惕）弄到湖南，想不到他只顾干他

自己的事去了。”（众默然）

三、先君动员陈宦反袁故事

1948年年底，我和弟弟陈克威先后回到宜昌，新年在舅表兄王慕邹处过节。酒茶之余，王兴奋地谈了以下故事。

陈二庵（宦）入川时（第一次讨袁失败后——编者），路过宜昌。当时先君（陈裕时）闲居宜昌，陪二庵游玩三天。他与二庵计议，劝陈虚与袁世凯应酬，取得实力。之后（指袁世凯公然称帝之后），先君从湖南回宜昌，将密信缝于瓜皮帽中，并将陈宦的参谋长刘杏村（亦称刘霭清、刘一清，号杏村，湖北武昌人，日本士官生，刘骥之兄）的照片带上，嘱王入川见刘参谋长面交此函。王到成都求见刘，门房不肯通报。王吵闹，有副官出问，王说明来意。副官引见刘，王取出像片校对不误，乃将头戴瓜皮帽取下，交刘请拆看。刘转告二庵，二庵回信托王返交先君。王据以说明，“二庵反袁，先君确起一定作用。”

王以前还说过：先君脱离南京第八师时，手头有现洋十万元交与了第八师。那时有人谋劝先君作副总统，他不愿意；民党要讨伐袁，他反对。以致民党说他通袁。及（癸丑战役）战事爆发，他又到前线犒军，鼓励士气，袁又疑他。这一来，“搞得两面都不讨好”，言下有点惋惜。克威与王在1960年和1970年先后去世，当时详细过程，无从再问，故只就所忆及者写出。

四、关于先君说汤芑铭反袁事

1958年夏，陈性白先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常住忠县）来蓉游玩，他谈出当时先君在湖南长沙劝说汤芑铭反袁事。

“袁称帝后，他（先君陈裕时）到长沙说汤芎铭反袁。汤不肯，他一怒走上海，住黄梅生（黄恺元之兄，商人）宅。时芎铭兄长汤化龙（济武）也住黄处，说：‘你为何把老四（芎铭）丢在湖南不管？’他说：‘老四不听话。’济武说：‘我写信给老四，要他听你的话。’汤信由性白带到长沙，交汤芎铭，汤遂电请他到长沙，他要汤通电反袁。汤拟好电稿，他认为不行，乃通宵亲拟电稿，督促汤发电报后星夜赶回宜昌，再策动陈宦反袁。”

当时，我曾再三劝性白（性白，名文中，宜昌人，在日学法律，民国初年在武汉行律师业，是先君密友）写出这一段文史资料。他有顾虑，说：“为当道所忌”，不肯写。数年后，他在忠县去世。1962年，我托族侄陈雪涛就近问芎铭先生本人，性白所说，究竟如何。汤答以不符事实，联系人是黄葆昌（恺元）。以后我到北京，雪涛笑对我说：“葆昌在长沙还不是跟大爷爷在长沙一样。”芎铭先生还嘱雪涛转告，在湘反袁事，他已经写了（汤文我未见），要我们不必再写。但韩大戟先生说：“四爷（汤芎铭）老了，忘性大，尊大人确在长沙，因倪嗣冲兵开到湖北，他要带兵打倪，我听了几次，是这样说的。”为此，雪涛申辩说：“……由于一，汤四犹疑不决时，确实是因汤大一封严重警告的信说要听元白的话……才作最后决定的，这事了久前我还亲自去问过汤四爷……他自己也是这样承认的。他并说，葆昌住在他署内，元白常来常住……但未说性白送信给他……”。似此，性白所说“送信”这段事，只好作一悬案了。

五、关于袁世凯“中二陈汤之毒”的种种解释

袁世凯称帝引来全国人民的声讨，因此气梗而死，当时舆论界有“袁死于二陈汤”的说法，何谓“二陈汤”？本系中医药方名，本无毒性。但传袁之死系因二个陈一个汤的反对而死，故藉用“二陈汤”药名。关于“二陈汤”之二陈之一为陈宦，其另一陈为谁颇有争论。有的文史资料中说是陈树藩，另有报纸说是陈炳堃。何遂与陈雪涛则列举事实说明非陈树藩，陈雪涛则更举事实辩明非陈炳堃（三人辩论从略），而当属暗中奔走不出名的陈裕时，而实际上正如陈雪涛说，袁世凯之死是因举国人心的反对，二陈汤不过为催命剂，至于“汤”与其说是汤芎谔不如说是汤化龙，因汤四（芎谔）因汤大（化龙）之信才决定反袁的，因此汤化龙1913年8月游美时为保皇派暗杀，而汤四在国内反而无事。

六、我所知道的先君的至友与同事

民国元、二年，我一家住在南京李相府第八师军官宿舍。就我记忆所及，先君同事住在宿舍的有陈之骥、赵恒惕、黄恺元、王孝缜、刘建藩、李浚、胡玉成、张厚琬、全恕（全敬存——编者）、张华辅、吴和宣，何遂与我姑母陈坤立是在这里结婚的，蒋作宾也是在这里和张女士结婚的。袁华选虽然是参谋长，但一家却常住上海，第八师的军医是日本人须藤，常住八师军营里，随着癸丑之役失败，第八师瓦解。各人各家也随之各奔前程。何遂和赵恒惕早就离开南京，其他大多数逃亡到日本避难。以后陆续回国。现在已经过七十年了，但我对他们的印象还很深刻，他们的下落，在写文史资料时不免要查查国内国外有关资料。（主要是日本外务省即日本外交部编印的《现代支那人名